

蓝花衫

□吴林溪

华拎出盆子来做饭,前几天从屋后头摘下来的豆角、黄瓜都蔫巴了,豆腐发出酸味,鸡蛋不知道啥时候被压碎了,一股子臭气散发出来,蒋丽华扔下盆子,蹲在地上干呕。

饭是做不成了,也不单是这一顿做不成,娘最后一顿说想吃鸡蛋豆角包子,拍黄瓜也没做成。

蒋丽华转身回了东屋,东屋里也乱糟糟的,到处都是纸屑。炕上娘的被窝都被拉走烧了,柜子里头娘的衣裳也被拉去烧了,只剩下蒋丽华自己的衣裳可怜巴巴地蹲在角落里。剩下的半边柜子里,是村里人送来的烧纸,高高的一摞,比蒋丽华的衣堆得还高。

蒋丽华记得有人凑到她耳朵边大声说:“这纸不能扔,也不能一气全烧了,每回上坟给你娘烧点,可放好了,得烧三年!”

蒋丽华在柜子里翻了翻,终于翻到娘的一件衣裳。其实也不是娘的,是蒋丽华自己的,一件白底蓝色小碎花的汗衫子。因为娘很喜欢,俩人身量又差不多,蒋丽华经常给娘穿。蒋丽华突然后悔起来,没给娘预到柜里带走。她把头埋进汗衫子里,闻了一回又一回,只闻到一股子洗衣液味儿,那味儿把娘的味道驱赶的一丝儿也没有了。蒋丽华抱着汗衫子颓然地坐到炕上。

蒋丽华坐了一会儿,看看乱糟糟的屋子,拿起那把和娘用了好多年的木头炕笤帚,像往常一样一下一下把炕扫干净。她拿起那件白底蓝色小碎花的汗衫子一个扣子一个扣子地扣到身上,躺到娘往常躺的地方躺下,和娘的姿势一模一样。



吴林溪

1991年1月出生,作品刊发于《太原日报》《巴南日报》《沧州晚报》等报刊。

新生代

村里人都笑话蒋丽华,因为她娘死的时候,蒋丽华一滴眼泪都没掉,反而跟个唱戏的似的抖了抖孝衣袖子蹲在她娘旁边,唠唠叨叨地唠些家常。村里人都觉得傻子就是傻子,娘死了都不知道哭了。

蒋丽华自己不觉得有什么,她喜欢和娘说话,她平时就这样和娘说话。

做饭的时候,吃饭的时候,拾掇屋子的时候,蒋丽华就和娘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。屋子小,蒋丽华嗓门大,她一说话,屋子全是她的声儿,娘却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听着。因为娘耳背,听话听不好。有时候抽冷子说一句,娘儿俩也是各说各的,谁跟谁也不挨着。

晚上等都拾掇利索,蒋丽华就端一盆子水,蹲在娘旁边给她洗脚,一边洗一边和娘说话。把自己遇到的、好笑的、想不明白的事,都跟娘说说,就像小时候那样。

但娘老了,聋了,听不好,也听不明白,不能再像蒋丽华小时候那样,把自己知道的道理一句一句讲给她听。蒋丽华就说一段,看看娘,自己捋吧捋吧,把娘曾经给她讲过的道理想一想,再说下一段。等跟娘说完,事儿也捋吧的差不多了。蒋丽华就看着娘乐。

娘也看着蒋丽华乐,伸出鸡爪子一样的手,搓搓她的衣裳,摸摸她的头发。娘说:“俺闺女今儿穿得真俊。”蒋丽华就知道了,娘愿意她穿好看点。在娘的心里,蒋丽华一直是顶顶漂亮的姑娘,虽然蒋丽华因为小时候烧坏了脑子,反应总比别人慢半拍,但是在娘眼里,慢慢说话的蒋丽华比旁的孩子安稳得多。

娘没的时候,蒋丽华蹲在娘旁边,就不再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了,她一直说一直说,一直说到嗓子说不出话来。蒋丽华没空哭,她得赶紧着,把后半辈子说的话都说完。

把娘发送到地里的的时候,蒋丽华也没哭,她坚持走在棺材旁边,一步一步紧跟着,嘴里嘟嘟囔囔个没完。村里人都说,蒋丽华疯了。

蒋丽华自己不觉得有什么,她只觉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娘说话的时候就快要到头了,她得赶紧说。

蒋丽华跟着人往回走的时候,也没哭,她茫然地看看周围的人,低下头不再说话了。村里人说,现在才想起难受来,早干嘛去了!傻子就是傻子,娘死了都不知道哭,让人家笑话。

蒋丽华谁也没搭理,自己回了家,走到角门洞子底下,搓了搓手,拍拍身上,扯扯衣裳,抓了抓头发,又使劲抹了两下脸,推门进了屋。

进门的时候,蒋丽华嗓子堵得很,使劲咳了一声。那一刻,蒋丽华从来没觉得自己和娘住了半辈子的老屋,原来这么大,这么空,咳嗽一下都有回声。

天黑了,到了给娘做饭的点。蒋丽

运河行考记

□霍忠

中国大运河纵贯华夏大地,沟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,不仅是南北物资的运输通道,也是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渠道。大运河在空间和时间里流淌,在历史长河中交汇、碰撞、融合、演进,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运河文化。

余时年六十六岁,半生从事水利工作,管水、治水、敬水、畏水,直至甲子归休。昔时于大运河多次考察,皆为研学其疏汇贯通之法,求利国利民治水良策。

而今癸卯之春,独行私访,行考运河两岸风物,实为壮年补憾。不承想,所行之处,收获颇丰,感慨良多,一路南行一路歌咏,圆缺之间,竟然输出数万字,溯回至京,汇集札束,曰为《运河行考记》。今撮取短章几页,予文友清赏批评。

香涛故里

晋代繁华地,如今有此楼。暮云连海岱,明月满沧州。(《清风楼元/萨都刺》)

人间四月天,别过清风楼与她轻轻绾在腰间的运河玉带,夜幕降临时分,我已站在南皮香涛公园张之洞的石雕像下。

张之洞是晚清重臣,别号香涛,祖籍即南皮。他办新学、举新政,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,建铁厂、修铁路、练新军,成为洋务派集大成人物,被孙中山先生誉为“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”。张之洞不仅为国操劳,鞠躬尽瘁,他还为家乡捐资兴办的慈恩学堂,就是如今南皮一中的前身。在以其别号命名的香涛公园内,矗立着张公的石雕造像,像高六米余,塑像南筑有文化墙,以铜雕艺术香涛功绩于其上。

缓步绕墙而行,在弧形文化墙左右,竟然瞻仰到两位历史巨人的铜雕壁画和生平简介。其左为唐代著名地理学家、政治家贾耽。而右侧的简介更加令我忘形与惊呼,其是为《诗经》的采集人,被誉为“中华诗祖”的尹吉甫!躬下身来,细读壁画说明:尹吉甫,今河北沧州南皮人,西周宣王时为内史大臣,执掌周王室政策法规,曰:文以附众,武以威敌,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,《诗经》的主要采集者。被尊为中华诗祖,后人称尹吉甫“事业文章,千古炳然”。看,一位中华诗祖,一位大唐政要,筑起了千年古城的一面文化巨墙。

我平时很少有梦,夜宿南皮,却反复地梦见大学语文课的一段场景:一九八二年我考入北京财贸学院。大学语文的第一课便是《诗经》。语文老师,短发圆脸,声音柔美:“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……”静静地坐在课桌前,品味这千年诗祖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真味,好喜欢它的雉鸣黄鸟,习习谷风,更喜欢它的静女其姝,伊人在水……

歌风台上

中国大运河纵贯南北,沛县位于其会通河段上,是苏鲁运河段的连接点,也是江苏段大运河的龙头。沛县运河段一百余华里,穿微山湖而过,形成一湖一河相连相通之势。

沛县简称“沛”,因古有“沛泽”而得名,位于徐州市西北部,处于苏、鲁两省交界之地,紧靠微山湖,水脉纵横。沛县是汉高祖刘邦故里,亦为明太祖朱元璋祖籍地,自

古便有“千古龙飞地,帝王将相乡”之美誉。

此番运河行考,于沛县之停留,确是因了汉高祖的“歌风台”。歌风台,是为纪念汉高祖刘邦的《大风歌》而兴建,在沛县汉城公园内,是“古沛八景”之一。

公元前196年,汉高祖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,回归故里,置酒沛宫,邀家乡父老欢宴,把酒话旧,感慨万千,酒酣兴起,击筑高歌: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!——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《大风歌》。此歌只有三句,却字字金石,掷地有声。

歌风台原为土台,筑于沛县古城东南、泗水西岸。斗转星移,朝代更替,歌风台或没于洪水,或坍于兵灾,沛人屡毁屡建。

今歌风台,为1995年在故址所新建,建筑面积1.26万平方米,高26.8米,是沛县汉城公园建筑群的制高点,壮阔雄伟。其风云阁、邀宴堂南北对峙,名人题咏镌于东西碑廊,中间矗立着汉高祖白玉雕像。邀宴堂内,有著名书法家、沛人朱焰书“汉汤沐邑”金字匾额,并立“大风歌碑”三通,每方汉碑,高近四米,宽一米多,碑文字体浑圆遒劲,结构匀称优美。历代文人墨客在歌风台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。

我忘乎所以,慨当以慷,伫于歌风台上,作博闻强识状,吟诵了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名诗《歌风台》:长陵有剑气,万岁光如虹。有时风云变,魂魄来沛宫……我来汤沐邑,白杨吹悲风。永言三侯章,隐隐闻儿童。叶落皆归根,飘零独秋蓬。登台共栖侧,目送南飞鸿……

窑湾及“夜猫子集”

窑湾地处京杭大运河注入骆马湖之入湖口,位于宿迁、新沂、邳州交界处,素有“鸡鸣三县”之称。窑湾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,在明、清漕运时期一度鼎盛,京杭运河傍镇而过,开阔的骆马湖则绕镇三面。

据当地百姓说,窑湾早年是一块荒地,周围零星分布着几座砖窑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,每每有拉纤的船家经过此处,总爱到砖窑旁停步歇脚。时间长久,船每到此处便问:“湾(停靠)在哪儿?”答曰:“窑上湾”,故得名窑湾。

“夜猫子集”是窑湾的一大特色。因为船家傍晚靠岸,凌晨启程,因此这起停之间,集市就形成了。这也是窑湾人至今还保留着的一种古老的夜生活习惯。“梆打三更满街灯,恭候宾客脚步声,四更五更买卖盛,十里能闻市潮声”。鸡鸣伴随脚步,脚步踩落三星。灯火辉映处,一声吆喝把夜集叫醒。人越来越多,买卖声音越来越大……

当东方泛起鱼肚白,古镇如同海水退潮,赶集人散尽,一切又恢复了宁静。我早餐也顾不上吃,亦赶紧回宿馆补觉,上下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。

霍忠

1956年生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热爱书法和写作。从事水利工作,退休后尤喜行考,著有游记散文作品。

创作谈

悲伤在缓缓流淌

□吴林溪

半月以前,父亲多年未联系的同学,突然打电话找到我,表达了想和父亲见面的想法。他可能不知道,父亲已经离世多年了。当我接到电话的那一刻,悲从心来,痛哭一场。

后来,我脑海中一直停留着这样一句话,最悲伤的时刻不是亲人离世的那一刻。因为那一

刻,大脑为了保护身体,自动停止了思考。那一刻是麻木的,是呆板的。最悲伤的应该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见到每一件和他相关的东西,想起他的每一刻。真正的悲伤,不是一下释放的,它会一点一点地释放,慢慢流淌在余生。